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裘小龙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裘小龙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0.375印张 插页5 226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9120 册

（内精装 570册）

书号：10256·137 定价：（平）2.30元
（精）3.85元



〔英国〕托·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译本前言 ·

开一代诗风

裘小龙

托玛斯·史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现代英美诗歌中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 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是个极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早在三十年代, 我国已有他代表作《荒原》的译文, 但总的说来, 我们对他的翻译和研究还是初步的, 不足的。

—

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艾略特的祖父在那里创建了华盛顿大学。艾略特的父亲是个殷实的商人, 母亲夏绿蒂·史特恩斯也来自新英格兰的名门; 艾略特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 艾略特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后来的诗篇不时闪烁着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家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有一座避暑的别墅; 临海眺望, 风光迷人, 难忘的景色多少年后溶进了他的诗行: “从宽敞的窗户通向花岗岩的海洋/白色的船帆依然飞向海的远方, 海的远方/不能折断的翅膀。”自然, 诗是象征性的。

· 1 ·

· 译本前言 ·

还在中学时代，艾略特就悄悄练着写诗。他早年的一些诗，六十年代末才在《诗和戏剧全集》中发表，明显地充满了浪漫派色彩。

一九〇六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他的兴趣很广，除哲学外，还选学了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中世纪历史、比较文学，甚至东方哲学和宗教等。在大学时期，他的导师中有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和美学家桑塔扬那。接着是研究生课程。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他去法国巴黎大学学哲学和文学。同年十月，他回到哈佛，潜心研究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以客座研究员资格去德国，不久赴英国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经验和知识的目的：布拉德雷的哲学》。论文完成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对海上船只滥施袭击，他不能回美国参加论文答辩而没有获得学位。

一直到了六十年代，他那篇论文只是作为一位著名诗人的小古董才得以印行。不过布拉德雷的一系列哲学著作确实对艾略特的诗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按照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个性）只是不完美性和幻象的堆砌，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事物的形式，缺乏统一；而人的心灵间互相隔阂，思维和存在并不一致。这与浪漫主义传统中诗人作为认识一切的先知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艾略特在攻读哲学的岁月里，仍一直进行着诗创作。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艾略特阅读了阿瑟·赛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接触到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者儒尔·拉福格（1861——1915）的作品。拉福格的作品给了艾略特猛烈的冲击，“导致了他与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的文质彬彬的传统彻

底决裂。”^①

一九一四年，艾略特在伦敦与当时已成名的庞德第一次相遇。翌年，庞德以《诗刊》海外编委的身份力争，坚持要在现代诗的这一主要阵地上发表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后又陆续发表了收入一九一七年《诗选》的其他几首诗。

这期间艾略特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也使他的诗创作起了些变化。一九一五年，他和英国姑娘维芬·海渥特结婚。维芬聪颖、活泼，是艾略特最早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之一，但她的体质娇弱，经常苦于神经衰弱，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添上了阴影。艾略特羁留英国，只能在一间中学任教，年薪仅一百四十镑，因此常为生计焦虑。“我常常感到《情歌》是我的天鹅之歌，但我从不对人提，因为维芬十分渴望我能写出一篇可与《情歌》媲美的诗，而我如果做不到，她会万分失望的……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年充满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恶梦般焦虑。”^②

一九一七年，艾略特转入罗厄茨银行工作，同年加入《利己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渐渐暴露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更给艾略特精神世界涂上悲观和怀疑的色彩。“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被这场巨大的悲剧所吞没，人们几乎不再有什么个人经验或感情了”，艾略特在一封信里这样写着。一九一九年，艾略特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圣林》出版。然而，艾略特的经济状况依然不见改善，庞德和美国的一名著名的艺术资助者约翰·奎因曾筹划秘密地给艾略特一笔款子，使他能专心致志创作，但他们的努力未取得成功。到了一九二一年，维芬的

① 戴维·帕金斯：《现代诗史》，哈佛大学版，1976年，第376页。

② 托·史·艾略特：《荒原，原稿的影印和誊写本》，费边和费边出版社，1980年，第4页。

· 译本前言 ·

神经疾病愈发加剧，艾略特自己身心交瘁，也面临着一次精神崩溃，只得去瑞士一家疗养院。就在疗养院里，艾略特创作了《荒原》的大部分。出院后，艾略特把《荒原》的初稿交给庞德。庞德以惊人的直觉为这首长诗作了修改，删去了一半多的内容，使其得以定型。（出于对奎因的感激，艾略特曾送给他《荒原》的手稿。奎因病逝后，手稿下落不明，到艾略特去世后才重见天日。）《荒原》问世，产生巨大反响，建立了艾略特在现代派诗歌中的地位。同年，他出任《准则》杂志主编，撰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

《荒原》是反映诗人这个时期精神危机的代表作，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幻灭。《空心人》（1924）更充满了悲观和虚无主义色彩。然而，象艾略特这样敏感的知识分子，显然又不能对生活一味绝望或幻灭就告了事，他总是要寻找一条“出路”的，或早或晚他得对社会采取某种肯定的态度。于是他的探索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九二七年他加入英国国教，并改入英国籍。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灰星期三》，是首宗教色彩很浓的诗，标志着他诗创作的一个新阶段。在《兰斯劳特安特罗斯》的序言里，艾略特公开声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艾略特的皈依宗教，无疑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过宗教思想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却是毫无疑问的。三十年代后，他在诗坛的地位业已确立。一九三二年，他与已疯了的维芬分居。维芬于一九四七年在疯人院里病故。维芬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婚姻也是如此。但回过头来看，一场不幸的婚姻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却不一定是不幸的。一九三四年他写了《岩石》的合唱诗、论文集《追随奇特的众神》，同年开始创作的《四个四重奏》，到一九四三

年才告完成。《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晚期诗中的代表作，风格与早期诗迥异，反映他“成熟了”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一九四八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的理由是：“由于他作为现代派一个披荆斩棘的先驱者的作品。”同年英国国王还向他授了劳绩勋章。

五十年代以后，艾略特很少写诗，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艾略特从他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对诗剧有很大兴趣。他说过：“诗歌的最理想形式，最能直接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的手段就是戏剧。”一九五〇年，他发表诗剧《鸡尾酒会》，一九五四年《机要秘书》、一九五九年《政界元老》接着问世。剧本和诗的成就相比是较为逊色的，虽然剧本的语言更炉火纯青了。为什么晚期剧本的成就不如早期的诗歌，这还是评论家在继续探讨的问题。问题的一个关键也许是二十世纪中诗剧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艾略特和法莱丽结婚。在一生的最后八年里，他似乎第一次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幸福。法莱丽原是他的秘书，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论文集《诗歌和诗人》和诗剧《政界元老》都是题辞献给她的。艾略特一九六〇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纪念会上曾这样说：“缺少这次幸福的婚姻的满足，无论什么样的成绩和荣誉都根本不能给我满足。”^①

晚年的艾略特身体较差，创作和社交活动都受到了影响，一九六五年在伦敦去世。

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菲力普·拉金对艾略特的生平和创作的关系曾这样说：“把那感受的人和那创造的头脑分开来是对的

① 德尔·戈登：《艾略特的早年生涯》，牛津版，1977年，第111页。

——我们把海燕和引擎分开来看——但没有海船的引擎，也就不会飞来海燕。”^①这样的看法，基本上是辩证的。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艾略特的诗，有必要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英美诗歌的状况。

艾略特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英美现代派诗歌发轫的年代。一般说来，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急剧加深；在资产阶级还能抱有幻想时期崛起的浪漫主义诗歌，到了世纪之交，就面临着幻想基础的崩溃。浪漫主义诗人想用个人的感受和激情来认识、唤醒、改造世界的幻梦破灭了。倒不是说广义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已山穷水尽，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还是天真地用原先浪漫主义的方式来感受，来抒情，或寄予种种幼稚可笑的希望，或沉溺于个人自欺欺人的绝望，显然无法对时代的问题作出真正的反响。同时，传统诗的形式也因为格律束缚太多，往往只能产生押了韵而无诗意的东西，即使写得较好的，也常因过分的雕琢，太显圆熟而缺乏新颖感。这也使敏锐的现代诗人们感到了危机。这样，应运而生的英美现代派诗歌，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危机的产物。

一九一七年，女诗人哈丽叶·芒罗在芝加哥创办了《诗刊》。这家篇幅不大的杂志专门登载“具有创新的和坦率地实

^① 安东尼·斯威特：《二十世纪英国诗歌》，第51页。

验性倾向的诗作”，为许多诗人开辟了一大阵地，招集了一大批读者。“《诗刊》的勇气鼓舞了许多现代诗人，他们抛弃了陈腐的维多利亚的装饰，以赤裸裸的激情者面目出现。”^①在这个刊物上撰稿的有许多后来成名的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即是其中之一。他们富有新意的作品纷纷涌现，后来被人称为“诗歌复兴”。

在伦敦，一九一四——一九一九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也是现代诗史中一件有影响的事。意象派是由庞德、爱·罗厄尔、H·D等英美诗人发起的一个运动。他们聚集在一起，发表宣言，出版诗集，声势搞得很大，成了“现代诗歌起点的标志”。意象派诗人反对后期浪漫主义诗的言之无物、空洞说教、意象模糊的写法，提倡硬朗、实在，以呈现意象为主的诗。他们声称，“意象派的要点是决不将意象用于装饰”，“意象就是诗”。意象派尽管带有它种种局限性，但着重探讨了形象在诗中的作用，针对后期浪漫主义那种用空洞的抒情或说教来掩盖意象的写法，作出了有力的反拨。不少批评家指出，艾略特早期的一些诗，恰恰体现了意象派的特点，他关于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的论述也被认为带有意象派色彩。象《序曲》这一类诗，可以当之无愧地放在最好的意象派诗集里。只是，艾略特笔下意象的运用更多了象征主义的韵味。

然而，美国芝加哥“诗歌复兴”，英国伦敦意象派诗歌运动，固然为现代派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本身却缺乏一定的思想纲领。浪漫派诗的继承者们并非是一蹶不振的，他们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而现代派诗人则要开垦全新的处女地。因此现代

^① 罗斯·佩尔·詹姆逊：《当代英美诗人诗选》，上海，1935年，第35页。

诗人一开始就受到保守的批评家们的严厉攻击。攻击的理由中有一条就是：这些年轻的诗人常常为了标新立异而新，缺乏真正的内涵。“批评家们认为自由诗是一种骗人的玩意儿，随随便便，一写而就，没有什么思想。他们怀疑这些‘现代’诗人是否真能说出些什么东西，但在艾略特的大多数诗里，一种相当有分量的和可以辨认的思想出现了。”^①

艾略特的诗有思想，不仅仅因为他还发表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文学观点，或因为他早年所受的哲学熏陶，更因为艾略特决不摒弃传统，而这点正是一些现代诗人操之过急、不够注意甚至全盘抛弃的。因此同样也有必要探讨一下他和传统的关系。艾略特虽以鲜明的反浪漫主义立场出现，但他又是十分强调传统的，其实也包括浪漫主义传统。他著名的文学论文《传统和个人才能》较辩证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有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的特点正是在于继承、结合、发展了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歌和法国象征派诗歌的传统。文学传统（包括浪漫主义在内），说起来似乎无边无际，这里仅就这两个流派的传统和艾略特的关系作些简略的介绍。

十七世纪玄学派的代表诗人有约翰·堂恩、安德鲁·马弗尔、克拉萧、乔治·赫伯特等。诗的特点是重才气、重巧智、重技巧。他们的诗颇多新颖意象和概念，如常把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作出人意外的比较，或把两个表面上无甚相同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促使读者去思考。诗运用的是熟练的日常口语，节奏和格律有相当的灵活性。诗的主题复杂，却可以写得既庄严又亲

^① 林达·瓦格纳：《托·史·艾略特：批评论文选集》，玛格罗-希尔，1974年，第2页。

切，既神圣又“褻渎”。诗人喜欢做似是而非的反语，常能幽默地讽刺，又带有敏锐地意识到的道德性。尽管玄学派以思想见长，他们的诗并不缺乏感情，相反，他们的思想都化为了感性——思想和感受浑为一体。玄学派诗人正是用感性的形象，理性的形式来探讨抽象问题的。耐人玩味和深思的是，上面所述的特点几乎在艾略特的诗里都有；从抽象意义上说，理想的诗总能达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但从历史上看，重感性轻理性或相反的倾向，又是屡见不鲜的。这当然也是个受到一定历史时期制约的问题。现代派诗受玄学派诗的影响，不能理解为个别人的“重新发现”的结果，不过，在重重危机中用玄学派的方法抽象地去思考、探索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对现代诗人有着一种吸引力。

另外一方面，正当浪漫派诗在英美诗坛渐显颓势，象征派诗在欧洲其它国家获得了长足进展。作为法国的一个文学运动，象征主义有自己的宣言、理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创作技巧，象征主义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代的创作实践中又有较大的不同，甚至法国象征派的几个重要诗人中，也没有划一的现象。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他的信徒认为，诗人能够透过现实的世界看到理想的形式和世界，因此要用暗示和象征创造这另一个世界，把现实转化为一个更伟大和更持久的现实。为了达到根本性的理念境界，诗人故意把现实写得模模糊糊（尤其在超验主义象征派笔下），这样，理念就可以更加清晰。而按照上述理论，诗应运用意象的熔合和音乐性，或更简单地说，用纯诗的形式，来传达这种理念。在一般实验中，象征派诗人多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情绪或抽象的理念。他们这种具体和抽象的比喻往往只是暗示的，作品能给人们的解释也不仅仅是一种解释。艾略特的“客

· 译本前言 ·

观对应物”理论，就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衍生物。不过，象征派诗人的象征手法，往往又带有个人色彩。艾略特的作品，也是这样。

艾略特在反浪漫派诗的现代派浪潮中开始创作，但他又十分强调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对于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西方是有争论的。其实，说到底，这些争论只是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①其实，往往正是矛盾的因素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达到某种平衡时，他的成就是较大的。

三

由于上述特定的历史条件，艾略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实验性质，每个阶段都有较大的变化，一般把他的诗划成三个阶段。

从一九一五年发表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起，到一九二二年《荒原》前的作品，称为艾略特的早期作品。

如果试用一下玄学派的说法，他的早期作品可以称为“通往《荒原》的历程”。西方世界（艾略特所看到的）虽然还不是一片荒原，却已危机四伏、腐化堕落、没有欢乐，至多只有歇斯底里的狂笑，没有信念，充其量是自我陶醉的幻想；路灯下，女人眼睛拧得象一根弯弯的针；餐馆中，跑堂大谈特谈他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年的私情；诗人只能带上嘲讽的面具，隐现在伦敦桥畔、煤气灯后冷眼旁观，无能为力地向前走——荒原不远了。艾略特笔下的社会也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社会中，普鲁弗洛克似乎去和情人赴约，可脑海中尽了些懦怯、病态的念头，幻灭中掺杂着自我嘲讽（《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贵妇人”在一个浪漫主义早已烟消云散的时代里，偏要以那消逝了的虚妄概念行事；她的青年（“爱人”）是个满脑子“自我占有”的反英雄人物，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对爱情逃之夭夭了事（《一位夫人的画像》）；一个诗人（情人）痛感美的幻象消灭，却是无可奈何，只愿伫立、悲哀（《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海伦姑姑生前或许受到人们的百般奉承和尊重，但刚去世，仆人们就坐在她的桌上拥抱得紧紧（《海伦姑姑》）；两个情人似乎在谈情说爱，其实无聊不堪，只能把音乐“紧揍”（《献媚的谈话》）；小老头曾经作过理性的追求，现在落到了悲观绝望、肮脏堕落的境地中，一切都变成了碎裂的原子（《小老头》）……下层社会中，有斯威尼和他的伙伴们，斯威尼在妓院里，妓女呵欠着，将一只长袜子拉起，拉皮条者瞪着眼睛，背景中仿佛有场阴谋正在进行（《夜莺声中的斯威尼》）；斯威尼和一个女癫痫病人搅在一起，往腿上试试剃刀，女人缩作了一团（《笔直的斯威尼》）；斯威尼和他的伙伴们讲着故事，一个人怎样把他杀死的女人浸在盛满杂酚皂液的浴盆里（《斗士斯威尼》）；女仆们的灵魂在沮丧地荒芜（《窗前晨景》）；老跑堂荒淫无耻地谈着他早年的性生活（《餐馆中》）……

对于这一切，艾略特的两段诗或许能作个总括：

“《波士顿晚报》的读者们/象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波士顿晚报》）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如此

缺乏思想，毫无自主力地在报刊宣传工具的控制下摇晃。

“世界旋转着，象个古老的妇人/在空地中拣煤渣。”（《序曲》）现代世界衰败、没落、日落西山、凄凄惻惻，都在这个意象中表达尽了。

一九二二年间的《荒原》和一九二五年的《空心人》，是艾略特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常称为中期作品。艾略特此时已置身在“荒原”中了。

《荒原》是西方现代派诗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战后西方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幻灭和绝望，旧日的文明和传统的价值的衰落；它的成就正是捕捉住了一片荒原般的“时代精神”。《荒原》引起的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响，也证明了这一点。《荒原》全诗共五章，用六种语言，并大量引用或改动地引用欧洲文学中的典故和名句。诗的组织颇象一部纪录片，初看似乎散乱，但一个个镜头、意象、场面、对话片断等叠加在一起时，就形成一种整体感。有评论家认为它是“多声部的”，因为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人物的声音，但又不同于叙事诗，每一章都是独立的，没有明显的连接性，使人想到乐章的各个部。

在艾略特笔下的荒原，现代社会处于一片混乱和衰退中。不过，“荒”主要指的是西方文明和精神的“荒”。艾略特并不把“荒原”视作历史上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或看成仅仅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境遇。整首诗是想表现一种带普遍性、永恒性的景象，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透视。这样，二十世纪的信仰和迷惘、文明和破坏、死亡和生命、爱情和性欲等种种形式与过去的种种形式都是有关系的——既是持续性的，又是遭批判的关系。

诗的主题是荒原的拯救。诗人通过神话、宗教传说和典故的

旁征博引，展开了他的主题。在埃及、印度和希腊的有关繁殖和四季循环的古老神话中，神必须死去然后才能复生，给土地带来生命，给人民带来力量。这个模式通常的形式其实也就是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在诗的注里，他让读者去参阅魏士登关于古代宗教仪式的专著《从祭仪到神话》（1920）。艾略特尤其运用了关于鱼王的神话。鱼王的土地受到诅咒，田地因为缺水成了荒原，鱼王因为病和伤，失去了生殖能力，他的人民同样地失去了这种能力，只有一个陌生人来到——寻找圣杯的少年来到，对寻找圣杯的仪式上的问题作出询问或回答，大地和人民的灾难才会消除。圣杯是耶稣最后一次晚餐中用的杯子，圣杯遗失后，对圣杯的寻求变为一种追求真理的象征，许多中世纪作家都据此写成作品。圣杯的寻找者一般是个武士，需要经历种种艰险。在《荒原》中，这种追求就成了生命之水的追求，此外，据人类学家考证，原始神话中的种种象征，在本质上都和性欲有关系，荒原缺水，那是一种生命之水，但另一方面也可象征着性欲的水，情欲横流，也能造成一种精神上的荒原。因此，诗中关于有欲无情的性生活的描写，也可以理解为对造成“荒原”原因的探讨。此外，艾略特还参阅了詹姆士·弗雷泽（1890—1975）的《金枝》。该书中提出了原始神话延续的可能性：原始神话与基督教神话其实是合二为一，一个得势的神话常常只是一个失势的神话的翻新。艾略特则试图借此把对现代荒原的探讨上升为对生命之源的探讨。《荒原》诗中的这些典故有各种各样的影射，而且有时是互相渗透的，对整首诗的结构起到很大的作用。

整首诗有这样—个对应的神话结构，只有把诗的各部分都放到这个结构中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艾略特诉诸这种种神话